

荧屏亮点

《繁花》:描浮生众相,绘时代画卷

端木紫

于2023年12月27日在央视八套黄金强档播出和腾讯视频全网独播的电视剧《繁花》,像是一场跨年演唱会的“开场秀”,热烈、隆重地在岁末年初,最先奏响了告别往日迎接新年的序章。没办法,生于上海长于香港的导演王家卫三年磨一剑的首部剧集,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等众多群像的演绎,金宇澄获得“五个一工程”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著名IP,无论从哪方面看,让人们忽略电视剧《繁花》都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豆瓣网7.1万人想看、超两万人打分评论,网络热度、话题讨论度等均居高不下,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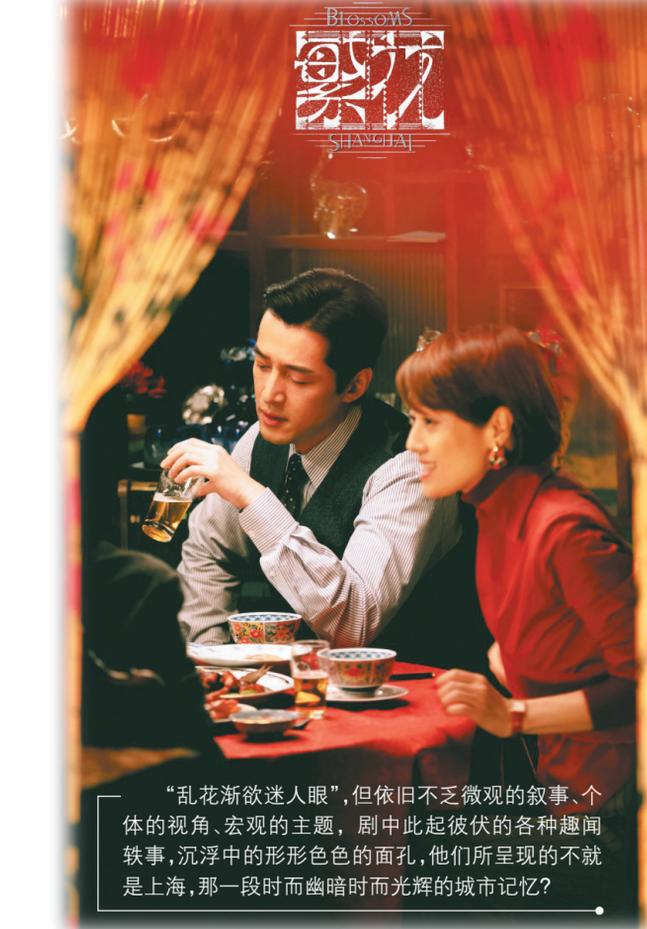
爱者褒之,我是其中之一。喜欢王家卫已有很多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时间漫长到从我的童年、少女时代到而立后。虽不至于将他每一部作品都奉为神作,但对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喜爱至极的——爱过《重庆森林》,还曾特意去拍摄地位于香港弥敦道的重庆大厦打卡,在大厦对面一坐就是半天;曾爱过《一代宗师》,为悟得“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的宫二,洒下不知多少热泪;而那部曾温习数遍的《堕落天使》,至今仍是我最喜欢的王家卫作品,没有之一。或许,正是因为多少年叠加起来的滤镜,在看到《繁花》的真容时,一点都没觉得不适,是了,依然是那种熟悉的腔调、韵味,哪怕看起来像是电影的拍摄方式,成色仍旧是惊艳的。

色彩,依旧。复古的色调、交错的光影,画面精致、华丽的《繁花》,服化道一如既往地讲究,且色彩对比强烈、层次丰富——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记忆闪回的1978年,还是现实叙事里的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弄堂里的人间烟火,还是繁华街区的绚烂霓虹。

美感,依旧。王家卫作品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无论他刻画的是现代的香港还是民国时的上海,都有一种诗意的美感,《繁花》亦如此。纸醉金迷的热闹氛围,都市男女的美好皮相,是繁华上海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各种慢镜头与特写镜头的运用,也延续了王家卫对美感的极致追求,城市是美的,人物是美的,空间与环境均是美的,就连空中飘着的雪花,都有自己的旖旎美感。

意境,依旧。王家卫作品的叙事风格多为写意叙事,通常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会同时运用顺叙、倒叙、插叙等多种方式,通过交错重叠的时间线去讲述故事的发展,再用细节的勾勒以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表达出深刻的个人情感和个性化的人生哲学,从《阿飞正传》到《一代宗师》,无不如此。这种叙事方式也被延续在《繁花》里。每一集都有阿宝旁白适时出现的《繁花》,就像是主人公自述的回忆录,而不同时间线的交错,他与不同人的聚散离合,一点点拼凑出了阿宝的奋斗史——

故事始于一个新年夜,在阿宝遭遇一场意外的车祸后,一众与他相关的人物次第登场,翻开了阿宝从默默无闻的平凡青年成长为一个商界后起之秀这个传奇故事



“乱花渐欲迷人眼”,但依旧不乏微观的叙事、个体的视角、宏观的主题,剧中此起彼伏的各种趣闻轶事,沉浮中的形形色色的面孔,他们所呈现的不就是上海,那一段时而幽暗时而光辉的城市记忆?

的一页又一页。进贤路、黄河路、南京路……王家卫浮华镜头下的上海,每天都在上演一场又一场没有落幕尽头的大戏,一时是“三羊牌”的崛起,一时是真至真的逆袭,一时是股市风云的动荡。而阿宝亦从一次时代给予的机会里,在爷叔的指点下,华丽转身变成了宝总,从而开启了新的生活篇章。一边是商海沉浮,一边是情感,纵横交错的密密麻麻的故事线里,不止有人在时代浪潮里的起起落落,还包含——阿宝与爷叔深厚的“师徒情”,阿宝与玲子的“伙伴情谊”,阿宝与汪小姐的“革命友情”,阿宝与李李的“亦敌亦友”……

于是,在那些仿佛没有情绪变化的内心独白之外,繁杂的工作情境、微小的生活细节,伴随着人物预示的宿命结局,观者也随着《繁花》各种片段的逐层深入,让不同的思绪从心底漾开:解密、释疑,而后关注每个人的未来际遇。那是一颗心,被牵绊住的感觉,且并不可止。至于内核,浅显的是《繁花》呈现了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上海在20年间一群来自不同阶层男男女女的凡俗生活,那其中有人生百态,也有奇闻趣事,而深层的则是时代更替里人性的嬗变与欲望的荒芜。色、香、味俱全,王家卫手中的《繁花》已足够独立,有了自己新的生命,以至于在最初曾有些忍不了的喧闹之后,开始习惯了这种格调,且并没有想去探究原著如何的欲望,以及萌生原著里的阿宝、玲子、汪小姐、李李在全宇澄笔下又是何模样的猜想?当然,这是在认真真正地追了14集之后,才生发出的感受。滤镜加持,不变的风格演绎,没有王家卫以往作品里人物形象的落差与疏离;但依然情、欲满溢。与王家卫电影不同的是,在他如常的不知所云

意识流之下,这一次的故事相对完整,尽管那依然是无数支层层叠叠的串联与无数碎片的堆积,才有了现在这样的《繁花》的结果。故事里,有大上海近30年岁月之今昔;有一众时代的弄潮儿在时代变迁里的命运沉浮;也有大到商战、小到爱情、微至友情的自然交汇……不曾读过原著,亦不需要对比,反倒在一个全新的故事里能够自得其乐地欣赏王家卫对金宇澄作品的解读。他依然故我,喜欢用极致的美营造故事的情境与氛围,惯常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喜欢用留白构建人们对一个角色的想象,却依然塑造出了一个时代的浮生众相——市俗的、精明的、坚韧的、柔软的、风风火火的、运筹帷幄的……

《繁花》之美,不仅在于一个时代的繁花似锦,还在于剧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整部剧对所有人物形象的刻画,都不曾掩饰他们对金钱、成功等欲望的渴求,其中的女性形象更是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和风情,她们每个人都演绎出了符合人物形象的女性魅力,思想、言谈、举止也摆脱了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散发着新时代女性的独立精神。玲子,八面玲珑,有情有义,历圆滑而弥天真,在看似“爱而不得”的情感经历中,迅速地“一切从零开始”;汪小姐,活泼可爱、积极进取、不屈不挠,在知爱情无法顺遂心意时也能霸气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码头!”;李李,美艳高冷、雷厉风行,具胆识、有智慧,一个人独闯上海滩,泰山压顶也喜怒不形于色,永远带着神秘感……王家卫很会展现女性的美,而《繁花》里比外表更美更出色的是剧中女性的内在,她们不再是被动的情感符号和传统道德的承载者,在这个以阿宝的视角为叙事半径的故事里,她们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自己独特的声音,重塑了这个故事的主流叙事风格,与阿宝一样成为主导者。

当然,《繁花》的主题,也不止浮生众相。酣畅淋漓的商战,明争暗斗的职场,缱绻缠绵的爱情……在情感、命运、人生的交集里,剧版《繁花》描述了一段特定时代一群“小人物”的乘风破浪,若金宇澄的原著是一幅上海一个时期的市井风情画卷,那剧版的《繁花》就是从人物群像辐射时代变革的一幅开拓者图鉴,于我看来,两者都呈现了对无常人生里盛极必衰的慨叹,只不过简化了人物关系后的《繁花》在个体的爱与哀愁中,被刻上了鲜明的王家卫个人烙印,但其依然艺术化地诠释了上海的城市精神、时代精神。

关于《繁花》,金宇澄的解释是“繁花就像星星点点生命力特强的一朵朵小花,好比树上闪烁小灯,这个亮起那个暗下,而这种味道。”剧版《繁花》不是如此呢?“乱花渐欲迷人眼”,但依旧不乏微观的叙事、个体的视角、宏观的主题,剧中此起彼伏的各种趣闻轶事,沉浮中的形形色色的面孔,他们所呈现的不仅是上海那一段时而幽暗时而光辉的城市记忆?

宝总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也算是以他之口,为《繁花》点题了吧。

未来虽不可知,但是,只要有音乐,所有的躁动都能被音乐家们唱成美丽的旋律,所以,新旧年交替之际世界各地才会举行这么多场新年音乐会。



吴孜

是谁给了英国指挥家丹尼尔·哈丁如此任性的权利?

4年前,丹尼尔·哈丁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执棒指挥了“2020上海新年音乐会”后宣布,他将暂别乐坛去法航学开飞机。

消息一经传播,喜欢这位指挥家的乐迷心中暗生“恨”意。17岁就成功毛遂自荐为大指挥家西蒙·拉特尔的助理指挥,19岁时又被克劳迪奥·阿巴多聘为柏林爱乐的助理指挥,丹尼尔·哈丁从此在音乐道路上一路凯歌。一位著名演奏家曾经吐露过这样的行业真相,全世界古典音乐舞台对同一行当顶级音乐家的需求是20位,也就是说,已经跻身前20的指挥家丹尼尔·哈丁想要保住这一地位也并非轻而易举,却在正当年之际宣布要去学开飞机。等到他顺利成为丹尼尔·哈丁机长以后,乐坛还需要他吗?

至少,上海交响乐团的新年音乐会依然需要他。不仅如此,上海的音乐迷也在等着他,所以,“2024上海新年音乐会”开票后几乎是瞬间,票就已经售罄。

面对手机或者电脑永远手慢的我,以为只能在家观看直播了,音乐会开幕前两天,上海交响乐团宣布演出当天的上午开放排练。

到了现场,我们被告知,开放的是音乐会下半场的最后一次排练。说好的上午10点40分我们可以进入场内,因为丹尼尔·哈丁迟迟不肯宣布上半场的三首曲目(俄罗斯民歌《威廉·退尔》序曲、苏潘竹笛与交响乐队《繁花》和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选自《我的祖国》已经令他满意,我们只能聚在电视屏幕前围观与我们一墙之隔正在排练中的他们。

只是,电视屏幕无声,又不见担纲《繁花似锦》竹笛独奏的唐俊乔,我只能猜测,他们正在排练的是《伏尔塔瓦河》,一首旋律已经烂熟于心的世界大金曲。就这样,边看着画面边低声哼唱着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等待也就不是等待了。

一走进音乐厅,就看见座席已经排定的舞台上,除了几位工作人员在忙碌地查看桌椅,西装革履的郎朗已经端坐在钢琴旁手抚琴键,那几串音符,我听出来了,就是爱德华·格里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中的几段旋律。

不是第一次去音乐厅旁观音乐会前的排练了,但像郎朗这样的钢琴家的排练现场,我还是第一次见识,所以有些惊愕:他居然先于乐团出现了?他大概感受到了我们的惊讶,索性停下弹琴,起身面向我们边挥手边问候道:“大家好!”我们印象中一上台就轻易不说话的音乐家,已经走进了特别善于与乐迷沟通的新时代。

上海交响乐团那些熟悉的面孔,陆陆续续走进他们各自的位子,须臾,身穿浅灰色套头羊绒衫的丹尼尔·哈丁也在那把红色的椅子坐定。几乎不容我们再看一眼机长丹尼尔·哈丁,鼓声便滚滚而来,这就是爱德华·格里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以电音鼓的演奏开启的乐章。

我就像个九斤老太一样不知说过多少遍了,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是最早停留在我记忆里的古典音乐作曲家。那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往事,一部电影《挪威之歌》看得我潸然泪下,从此,格里格为易卜生的《培尔·金特》谱曲的交响诗《培尔·金特》就成了我常听的曲目,特别是其中的《晨曲》和《索尔维格之歌》。纵然是古典音乐史盖棺论定了格里格不是超一流的作曲家,因为喜欢,我几乎听遍了他的作品,他完成于1868年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更是我最喜欢的钢琴协奏曲中的一首。

创作《a小调钢琴协奏曲》时,格里格从莱比锡音乐学院毕业不久。或许还带着初出校门打探世界的不自信吧?总共三个乐章的格里格《a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中速的快板》开始于电音鼓的演奏,紧接着,钢琴加入其中弹奏起了坚定而又壮丽的动机——当年,格里格想以如此闪亮的开场白,赢得音乐界的承认;今天,我们听郎朗弹奏格里格的心声,感受到的却是韶华之年奋力向前的勇气。带着这样的理解聆听格里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就会觉得上海交响乐团、丹尼尔·哈丁以及郎朗选择这首作品作为“2024年新年音乐会”的重要曲目,他们的期许尽在音乐中。

第二乐章是这首钢琴协奏曲中最美丽的乐章,在交响乐团各种乐器的衬托下,钢琴奏出了华丽的抒情音型。琴声中,挪威的山层叠叠,却又何尝不是作曲家在用壮丽的景色预示世界的美好?进入第三乐章后,我们更是听到了慢天的快乐气氛,而郎朗,更是将作曲家揉入作品的挪威舞曲表现得明快又兴致勃勃!想要把2024年第一场音乐会打磨得尽善尽美的郎朗、丹尼尔·哈丁以及上海交响乐团的团员们,一个全都倾情投入,我甚至觉得这一场排练的效果未必差过晚间的正式演出。

当然,这场新年音乐会的直播还是没法割舍的。在座无虚席的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厅里,在全场乐迷热切的互动下,晚间版的由丹尼尔·哈丁、郎朗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的格里格《a小调钢琴协奏曲》更加辉煌。排练时显得有些零零落落的拉威尔的《圆舞曲》,到了正式演出时也完成度非常高!至于上半场的曲目,俄罗斯歌剧《威廉·退而》序曲、唐俊乔担竹笛独奏的《繁花似锦》以及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也是首首精彩。当《伏尔塔瓦河》那熟悉的旋律奏响时,恰巧转播镜头聚焦着一群现场乐迷,我看见了他们的嘴巴在翕动着,不用说,他们在跟随乐队无声地唱着《我的祖国》。

未来虽然不可知,但是,只要有音乐,所有的躁动都能被音乐家们唱成美丽的旋律,所以,新旧年交替之际世界各地才会举行这么多场新年音乐会。新旧年交替之际,也是乐迷们注定没有睡眠的快乐时光,上海交响乐团的新年音乐会以后,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新年音乐会、柏林爱乐新年音乐会、维也纳爱乐新年音乐会等,此起彼伏的人间美好,等着我们去追。

此起彼伏的人间美好,等着我们去追

2024上海新年音乐会彩排现场见闻

看电影

《年会不能停》向观众证明,喜剧不等于逗乐,严肃的现实洞察、结构考究的文本,才是喜剧叙事动力的源泉。而这部电影在扎实的文本之外,还触及了喜剧的内核——平等与尊重。

《年会不能停》:严肃与尊重才是好喜剧的内核



范语晨

年会、贺岁档、喜剧。岁末年初,当这三个关键词映入眼帘时,我对《年会不能停》这部电影的预期,不敢设定得太高。生怕又是一堆“挠痒痒”式段子的堆砌——毕竟,我们看了太多这样的国产喜剧片,要么是成不成熟的贫嘴,要么是格调不高的恶俗,总之让人笑不出来,看不下去。

但,《年会不能停》的主创团队又让我抱有一丝期待,此前作品口碑不俗的董润年,擅长讲小人物成长和喜剧故事的大鹏,不同路数的喜剧明星白客、王迅、董漫男、“肉食动物”组合等,更有息影多年的欧阳奋强、“叔圈”实力派李乃文加盟,让人不禁好奇,“各路神仙”能擦出怎样的火花?加之,这部电影聚焦职场,宣传期间的视频片段已经让我这个“打工人”生出共鸣,想一探究竟。

电影讲述了标准件厂钳工胡建林在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被调入集团总部后的

故事。这一路上,胡建林与环境格格不入,弄出百般笑话的同时,也折射出一系列引人深思的职场怪象。最终,错调一事背后的复杂真相浮出水面,胡建林与同事马杰、潘妮揭露高管黑幕、反抗不公职场文化的战役也打响了……

将近120分钟的观影过程,我久违地酣畅淋漓地笑了一场,也无数次由衷地为那些击中“打工人”内心的精准表达拍手叫绝:“对齐一下颗粒度”“问题的关键就是找到关键问题”,包裹在高端行话里的形式主义,有之;看似扁平化管理实则唯上媚上的虚伪,有之;让外包员工干苦活却迟迟不给转正的“画饼”承诺,有之;原本踏实正直,但为了保住工作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从职场规则的无奈心酸,有之……就像许多网友的评价那样“终于有一部真正理解当下职场之痛的喜剧电影了。”

不过,若说仅是这些精准捕捉的职场元素,好像还撑不起一个成功喜剧带给我们的巨大好感。我不住地复盘,到底是什么样的叙事“秘诀”,让这部电影搞笑但不油腻,懂得却不迎合,足够理想主义却不悬浮离地?

从开头1998年标准件厂年会上胡建林的那曲《我的未来不是梦》,到电影结尾2019年三个打工人勇敢发声的集团公司年会,极富时代特征的首尾片段,或许能道出这部电影叙事不俗的原因:其喜剧色彩,不是源自一个个爆笑元素的拼贴,而是立足于严谨完备的喜剧结构。小人物闯入陌生世界,借着他的旁观视角,将环境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其中原本本荒诞之处便不说自破,这正是经典喜剧创作的一种基本程式。

而《年会不能停》正是娴熟地采用了这一经典喜剧结构,因为众和集团HR副总皮特喝多了看错了报名表,于是在车间就就业20年的钳工胡建林,阴差阳错地被调到位于大城市的总部。真正计划被调入

的,是向总部领导托马斯行贿的工厂供销科科长庄正直。胡建林的偶然闯入本身,便已经是对庞大公司中根据利益运作人事的讽刺,而完全不熟悉现代化大公司的胡建林更是自然而然地推开了喜剧之门,由此引发的一切人物关系与行为,既荒诞不经,又合情合理:胡建林裹挟在“错调”事件中的人事经理马杰虽然很快意识到了此事,却为保饭碗不得不隐瞞,四处周旋掩盖漏洞;胡建林的非正常调入更让不知内情的人纷纷猜测他的“后台”是董事长,为了讨好董事长,他竟被不明所以地升职加薪;马杰不敢让胡建林插手任何实际工作,只让他记下公司员工的名字,胡建林为了记住,见人就点名,让正处于裁员风波中的员工心惊胆战;又如,胡建林不明就里非要插手裁员工作,他把“优化”二字理解为是个“好词儿”,给本要被公司裁掉的技术骨干升职加薪……

细细回忆整条故事线,便不难发现,即使没有刻意加入的“爆梗”,《年会不能停》本身的喜剧构思也足够成熟,剧情环环相扣,一个错调导致另一个错调,令观众因为那些现实中的荒唐事儿心领神会,相视一笑。接踵而至的荒唐中,胡建林错调一事背后的权力厮杀也被逐渐揭开:原来,庄正直贿赂的托马斯偷偷用不合格的零件混入标准件厂的产品,不只是为了中饱私囊,更是公司副总徐云峰扳倒董事长的一盘大棋。

借此这场权力博弈,影片也在爆笑中引发深思,既提出了几十年经济发展中,困扰整个时代的问题——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究竟要同舟共济的公平与关怀,还是要利益导向效率为先?也启发我们思考每个人都置身其中的困境——现代化的职场管理,为何无法制约职场中的不良风气?“打工人”在恶性的职场文化中又该如何自处?

来,这部电影在扎实的文本之外,还触及了喜剧的内核——平等与尊重。

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著名的狂欢理论认为,幽默与笑声源于摆脱现实秩序的宣泄与释放,其本质是对等级与权威的解构,是用多声调的对话去取代单一声调的独白。而喜剧创作的实践中,解构与讽刺稍有不慎就会流于创作者的自鸣得意,再次成为居高临下的调侃。

《年会不能停》可贵的是,它的讽刺不针对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而是反思压迫性的权力结构,向往彼此平等、尊重的良性职场文化。因此,影片对每个人物的刻画都带着平视的目光,每个人都有发出自己声音的空间——比如,出卖工厂的庄正直,也有他难言的生存压力,权力漩涡中的徐云峰,也有着自己对企业管理的执着。同时,影片对每一个不被尊重的弱者,都有温情合理的体察——我最喜欢的一个瞬间,是在潘怡然被醉酒的男性上司冒犯时,胡建林对她的保护,不是英雄救美,强者保护弱者的姿态,而是用了一点借口,糊弄过去上司,也让潘怡然成功脱身。

电影结尾,三个揭露真相、挑战权威的“打工人”获胜了,他们尽情地在舞台上用说唱表达着所有职场人的心声。也许有人会说,电影给了这次“整顿”职场的行为太过理想化的结局。但我认为,给人们一次挑战现实、释放理想的机会,不正是喜剧的应有之义吗?电影里的年会,恰如巴赫金笔下众声喧哗的狂欢节,经过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通达正义战胜黑暗,努力终有回报的结局,遥遥呼应着20世纪90年代工厂年会的初心。正如导演董润年接受采访时所说:“生活可以变得更好,我们通过努力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这个价值观值得我们所有人去重新建立信心。”

的确,不能停的是年会,更是所有人一起向好的希望。新年已至,我们需要尽情狂欢,更期待在狂欢之后,迈向更好的现实。